

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“双百”出版工程重点出版物

唯一 红的 军

张
炜
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唯一 红的 军

张
炜
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唯一的红军 / 张炜著. — 兰州 : 甘肃人民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226-04351-6

I. ①唯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1752号

责任编辑: 党晨飞 李依璇

装帧设计: 马吉庆

唯一的红军

张 炜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)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5 875 插页 2 字数 132 千

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0 000

ISBN 978-7-226-04351-6 定价: 18.00元

目 录

上篇

003 唯一的红军

下篇

017 老人

043 儿媳

055 战友

075 雨，沙沙沙

091 后记

附篇

099 一个人的战争

111 背叛

131 融入野地

149 夜思

上 篇

唯一的红军

唯一的红军

也许是我们这个地方过于人烟稀少了，方圆几十里只有一个红军。

我们大家都认识他，闭着眼睛就能想起他的容貌来，以至于认为所有的红军都是这个样子。他中等个子，表情肃穆，穿了一身黑色的衣裤。我好像记得，他的裤子永远只搭到膝盖那儿。他的鼻子在战斗中挨过一枪，后来修复了，结果成了一个横宽的鼻子，差不多有10厘米宽。然而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他难看。他说话的时候鼻音很重，这就显得越发威严。他的头发没有脱落，但几乎全白了。他不抽烟，也不喝酒，生活极其严谨。虽然年岁很大，但走起路来腰一点不躬，那是真正的军人的步伐。

在我后来见到的所有军人中，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更富有英雄

气概；尽管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不着军装，与农民的打扮没有什么两样。

有一天，我们的学校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，因为到处都贴上了红色的标语，上面写了“向老红军致敬”……

那一天我们都处在激动的期待中。老红军来了。他给我们讲了红军长征的故事，讲了怎样吃草根和皮带。我们宁可放弃一场电影，也不愿放弃这种机会。我们平常认为的草根，就是茅草那细细的、像头发一样的根须。我们一直纳闷，这种草根怎么吃啊？经他一讲，我们才明白，“草根”就是一些很粗的块茎，使人想起了山药。

老红军身上伤痕累累，但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是他受伤的鼻子。他威严的眼睛望着我们，话语迟钝。他让我们好好学习，说我们都是未来的栋梁；他们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有很多伟大的目的，其中一条就是为了让你们像今天一样，安静地坐下读书。

主持会议的一个老师听到这里，泪水滚落下来。这一下引发了我们大家的泪水，大家都哭成了一片。

老红军坐在台上，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哭。他高声地喊了几句，我们都睁着泪眼抬起头。他接着讲下去。他认为我们的建设还远远不够，比如通向海滩的只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将来如果发生了事情，那就不好办。即便不发生事情，也不利于生产。一辆车子也开不到海边上去，这怎么能行？他说到这里，把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捣了一下。

我们就是这样认识了当地唯一的红军。我们觉得幸福极了，好像也一下长大了。一个见过红军的人，一个聆听过他的声音的

人，不可能是一个奶腥味十足的孩子。

那时候我们四处宣扬：通向大海的，不久将有一条平坦的大马路。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们只是那天听老红军这样讲。我们认为他说过的话，肯定是没有错的。不久，四周的人真的被动员起来，他们担土推车，硬是铺起了一条土路，它向着大海延伸。

我们学校也出动了。老师带着同学，挑着筐子，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就推起了手推车。由于荒滩上尽是沙土，所以我们要从很远的地方拉来黏土和石块。这是一次耗资巨大、旷日持久的工程，但我们都不气馁。肩膀压肿了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可我们没有一个是想要停止。我们眼前闪动着的，是老红军的形象。

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一条宽阔的马路修成了。打那以后，人们到海滩去，可以骑自行车，可以用胶轮车运送小船和网具。总之，这条大路和老红军的名字连到了一起。

二十年后，这条路又铺上了柏油，海滨立起了一座座漂亮的建筑。那些水泥、钢材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从这条路上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。没有这条路，就没有海滨的一切。有人从那座小城到海边去玩，也可以坐上小车，来回一个多小时就能在海滩上兜一圈。如果没有这条马路呢？那时一切将是另外一副样子。

我们的荒原二十年前还是一片白纸，可今天已经被我们尽情地涂抹了一番。这幅图画，无论是漂亮还是拙劣，伸手往这幅画上画出第一道痕迹的，还应该说是我们的老红军。他不仅给我们画出了一条笔直的长线，而且他的精神将永久激励着我们。

当我们在荒滩上长途跋涉，皮肤上的汗水混同着草籽沾在身

上，被蚊子和百刺毛虫叮得处处红肿的时候，当汗水渗到眼睛里，泪水不断涌流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脚步。

那时我们想到的只是长达一万里的跋涉。我们仿佛看到了天上的飞机，身边的弹雨。一个老人——就是那个老红军，好像一开始就是这么衰老，就是这么威严；他扛着一面旗帜，踉跄奔突。身边是青色大马，马上坐着另一个身材颀长的、消瘦的、奄奄一息的老红军。他军帽上的五角星耀眼得亮，穿着破衣烂衫，满是损伤的皮肤从破碎的军装里裸露出来，有的地方淌着血。他几乎是横在马背上，由另一个人在一边照看。一些满面灰尘的女军人在四周奔跑，她们浑身都挂满了污泥，头发乱得像鸟窝。远处有人呐喊，像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故。这边的队伍稀稀落落，队伍的另一端好像还发生了枪战……老红军命令身边的人快走，随手打了青马一掌。青马无精打采地瞥了一眼，步子稍微变快。枪声越来越密，呐喊和拼杀越来越近。

老红军坐在地上。那些人带着满身的泥巴和伤痕急匆匆地走去。往前望去，他们和大青马已经离开二里之遥。一群满脸血痕的红军奔涌过来。老红军仍然坐在那里。他从腰上抽出驳壳枪，挥动一下，他们走得更快了。

当他们全部跑过时，他就卧下来，爬进了一团浓密的茅草里。

不知停了多长时间，又过来一帮穿着比较整齐的军人，他们就是追赶红军的匪兵。这群队伍往前跑着，刚刚跑了几百米，老红军就在他们背后开枪了。他一个点射，骑在马上一个人就跌下去了；接着又是一枪，又有人落马。

匪兵乱起来，马头相对，互相冲撞。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，

回头把队伍拉成八字形往前逼近。

就在那一天，老红军突围的时候受伤了。他的鼻孔堵塞，不能够呼吸，大口大口地吐血。他以超人的毅力往前挣扎。后来他终于跑到了一个伤兵收容站，在一个婆婆妈妈的首长眼前昏了过去。

这一次老红军差点送命。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前后被五六拨人抬过，但他都从担架上滚落下来——他坚持拄一根柳棍往前挪动。当他实在落得很远的时候，首长就让人重新把他抬起。

有一天他昏死过去。因为伤口发炎，整个脸都肿起来。大家认为他没救了。

队伍起程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偷偷钻入一片丛林。他想自己死在这儿。如果不是战友早就察觉了他的意图，两天前就收走了他的枪，一切也就简单了。他不愿给队伍带来麻烦，想等队伍走开后，再让自己静静地死去。

队伍就要起程了，首长喊破了嗓子，命令一个连四处搜索。有的女兵呜呜地哭起来。老红军躲在林子里，泪水一串串流下。他不记得以前这样哭过。听着战友呼喊的声音，心里好难受。

他们呼喊着，简直在哀求他出来。

革命队伍就要出发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分分秒秒贵如黄金。他的心软了，从林子里爬出来。

他没有死去，而是成为队伍中一个专门品尝草根的人。他要把那些新采来的陌生草根一一咀嚼，试试有没有毒。他一次也没有遇到危险。当首长知道他主动承担了这个工作时，感动得不知怎样才好。他对首长说：“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。”首长说：“不，队伍

还需要你来打旗呢，你万万不能死去。”

老红军眼睛闪烁出幸福的泪花。他直盼着举起那面红旗。那面血迹斑斑的红旗，如今在哪里飘扬？身边的人都是另一个团的。他们向他打听。他们极力地回忆，答应把他尽快送到原来的队伍中去。

老红军以超人的毅力挨下来。后来他的伤口好了。再后来，他追上了自己的队伍。

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战斗历史。它在我们心中永远闪耀着光辉，没有人能把它从我们心中抹掉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当有人谈到“红军”两个字，我们眼前立刻会出现一面哗哗抖动的红旗，想起心目中的那个老人。他就是最严峻的历史，是一个浴血战斗的故事。他站在了这块平坦的土地上，正把自己的声音送给正在成长的后一代。

自从公路修起以后，荒原上就变得忙碌了，似乎人们再也不能容忍有了一条大动脉的荒原还在沉寂。于是一群群人拥到海上拉鱼，到荒原伐木，采药材，割草。荒原做出了无私的奉献，好像它是取之不尽的。那么多的木材，那么多的干草，以及那么多的鱼产品，源源不断地从马路上运出。

我们的学校又一次动员起来了。大家都投入了开发荒原的大潮之中。我们举着旗帜。这旗帜上就写着我们学校的名字。好像我们都在老红军的挥手指挥下，迈入这伟大的战斗行列。

上级发出一个命令，让学校和周围的村庄一起，组成一个又一个垦荒队，把整个荒原都开发出来，建成一个粮食基地。沙滩上不但要刨去树木，除掉茅草，还要垫上厚厚的一层黑泥，改良

出第一流的土壤，种植小麦和玉米。有的地方要办农场，还有的地方要种水果。

一声令下，人群在一个严寒的冬天，拉着帐篷，浩浩荡荡开往海滩。接着是放火烧荒，有了浓烈的烟味。只要北风刮起，烟味就更重。深夜，登上屋顶，就可以望见北方那一片红色的大火。火焰燎着星星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有人说那是星星被燎疼了，星星在吱吱尖叫。

海滩上到处是被烧掉的草皮，有的地方积了厚雪，火就熄灭了。于是当太阳出来时，大地像一个野兽换掉的皮毛一样斑斑点点。帐篷里满是散发着臭味的皮靴，肮脏的衣裤；行李卷上闪着油光，旁边是马灯、碗筷和熏黑了的水壶。整个海滩就像军营一样。到了夜晚，有的地方放起了鞭炮，还有的地方燃起了篝火。闭上眼睛，会误以为来到了战场。

我们脑子里都有一幅相同的战斗画面，仿佛又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火光下，烈火向他逼近；口腔里的血凝成一块，他就愤怒地吐出……枪声越来越近，突然他变为一匹红色的马，在一片火海中奔腾不停。火焰燎了它的鬃毛，它发出了哀痛的长嘶。它冲出了火阵，迎着一片熟悉的红旗冲去……

就在我们学校开上荒原的第二天，传来一个奇怪的消息：老红军跟上面的一个大人物吵起来了。老红军怒拍膝盖，说痛恨自己没有了武器——如果有武器，非亲手把那个领导人干掉不可。

我们大家都惊奇地问：“老红军为什么发火？嫌我们干得不快吗？”

传递消息的人连连摇头：“恰恰相反。老红军说他让人们修这

条马路，不是为了让人们踏着它进来糟蹋草原和树林的。他只是为了修一条通向原野和大海的马路。他让他们赶紧撤回，不准在海滩上点火，不准伐树。领导人不同意，他们就吵起来……”

我们一下给弄懵了。这种雄壮的场面本应与老红军的形象连在一起呀，他怎么会反对？

正在我们恍惚时，又有一个消息传来：“以前的消息不对。荒滩上的红旗正是老红军让插的，这才是老红军的意思。他跟那个上级吵，是嫌上级没有派更多的人到荒滩上来……”

我们听了更加吃惊。因为我们终于再也闹不明白，到底怎样才能是老红军的意思。

但我们听到那个消息不久，就在荒滩上发现了他的影子。

那是一个大雪天，我们从帐篷出来，一转脸，看到从马路斜坡上下来一个手持拐杖的人。都觉得他的身影有点熟悉。我们往前走了几步，看出他正是老红军。

他穿了一件破旧的老羊皮袄，黑色的毛皮在领口那儿翻着。他巨大的鼻孔喷出一团团白气，那气又在羊毛梢上凝成了白霜。他没有戴帽子，又白又短的头发茬儿跟黑色的羊毛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他的拐杖是一个破旧的锹柄改成的。他穿着一双半长筒的皮靴。皮靴已经破碎，从破碎的洞洞里露出了一撮撮麦草。他正艰难地往帐篷边上走。他掀开一个帐篷的帘子，看了看里面酣睡的人，又往另一个帐篷走去……

我们跟在他的后面，悄悄地不吱一声。后来我们见他蹲在那儿，双手抖动，伸出手里的锹柄，轻轻地把那层雪幔拨开，露出了一片未燃的茅草。他伸手抚摸着，一直抚摸了五六分钟。后来

他又用锹柄轻轻地覆上白雪。这样待了一会儿，他又站起往前走。起风了，一股白雪撩开他的衣襟，冲进他的胸口那儿。他像没有看见，昂起头，四下遥望。更远的地方，透过雪雾可以望见另一片帐篷的影子。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往那儿走去。

他巨大的脚印留在雪地上。我们伸出脚试了试，发现只有他的脚印三分之二大。

我们这时更加迷惑了，不知老红军是什么意思——他为什么来到荒原……

这之后，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的垦荒队差不多大获全胜了。视野之内，所有的茅草和树林全部被我们干掉了。新翻的土地上，无数的草根和树根都被铁耙子拉出，汇到一起，晒得焦干之后又被烧成灰烬。

也就在我们欢庆胜利时，一个噩耗传来——老红军死了。

开始大家都不信，同学们互相眨着眼睛，愤恨地看着那个传递消息的人。

当天下午，所有帐篷的人都集中到一起，看着一辆吉普车从马路上疾驶而来。

车上跳下一个穿着黄色军大衣的领导。他主持召开了荒原大会。会上，他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沿着老红军指引的道路，把我们这里的事业进行到底。人们呜呜哭出了声音，哀恸的声音盖过了海潮……

再也没有红军了。他让我们开出了一条通向大海之路，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走向了阔大的原野，进而又改变了这片原野。可这到底是不是老红军的意愿呢？没人知道。